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 正宗卷第十四

贊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管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不計謂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項有露

臺鄉極為高顯猶有身衣弋綈如淳曰賈誼曰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絕也綈厚繒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

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

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

臣表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人之

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

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

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息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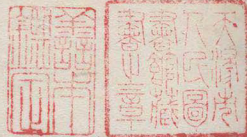
言晉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入景務在養民至于稽

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師古曰百



家謂諸子維六經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遂疇咨海內

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正音之協音律作詩樂

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

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

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師古

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

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番風之異成王既見

正宗卷十四

二

淮

金勝之冊乃不疑周公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益上官事見爾詩及周書大誥

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

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

口減半師古曰藉揜也音火到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

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

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摧酷尊

號曰昭不亦宜乎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

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師古曰鮮者器之摠名也一曰有盛為我無

反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

亡固存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有城立

灌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

奮爭有事故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鄧支單于

使遠遁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

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為仲古通

乃昌盛故此贊引之信威北夷用字一說恩信及威並

喪北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殷之

贊元帝高宗及周宣王也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

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自度曲被

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

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

賦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

度音大各反分判節度林曰判度也知曲之終始節

被音皮義反分判節度度也韋昭曰判也謂能分切

句說為之制也師古曰窮極幻眇師古曰幻眇火而

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

迭互而為丞相也迭音大結反而牽制文義優游不

斷師古曰為義所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

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正宗卷十四

三

三重

贊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昭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

為巨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盼也不疾言者

指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云車

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

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

衡軻旁視不過軻較與高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

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博覽

古人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克當

殺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氣貌讀如趙氏亂

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四重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賦曰子歟言自孔

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楊雄師古曰孫況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

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

是乎師古曰近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上

略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

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鳴虓向言山陵

正宗卷十五

四重

之戒于令察之師古曰虛辰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與昭
矣師古曰昭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諫信
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及多聞益友
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
用簡牘故史皆以刀筆自隨

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猶鹿鹿漢與依日
言在凡衆之中也

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
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

日月爲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
喻耳

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
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

正宗卷十四

五

淮

冠羣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爲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
謂居其自

所尊仰故慶流苗裔盛矣哉
曰宗臣也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師古曰事蒯通一說而喪三僂
見論語

應劭曰煎臠食其得不忍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敗田橫驕韓信也

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讎師古曰詐爲王書策而讎見納
即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

於漢而不能終爲王畫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
謂誅

流其工放難堪竄三寺歌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
首極絲也事見虞書言歌

止于樊豈俟君子無信讒師古曰蓋蠅之春秋以來禍敗多
爲蠱毀汙白黑以喻使人變亂善惡

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師古曰公子翬請隱公曰吾
將爲君殺桓公以我爲太宰

公曰為其少故令將授之
樂書構卻而晉厲武應劭曰

楚公子弒語厲公曰驪陵
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

賢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
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

齊叔孫病而伯毀季昭公
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

因出奔費忌納女楚建走
無忌曰秦女美甚勸太子自

之因而搆馮云其怨宰詒
詒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

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
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

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
函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

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
及弟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

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
王也春申君乃言之進妾

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李
園害春申君之

寵之刺上官訴屈懷王執
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

誦懷王會於武關遂趙高
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

執以歸卒死於秦二世於望
位乃使其質聞樂攻二世於望

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
死伊侯坎盟宋涇死李奇

侯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
言與楚客盟誅許軟江

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
涇帥古曰涇音在戈反江

充造壘太子殺息夫作姦求
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

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福
師上占曰覆音芳

替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
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
過也伊管管仲使時見用功

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
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

師古曰射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之所陳略施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

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

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

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米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樂

親酌而手食之以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壞其心此五餌也

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

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贊景十三王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正宗卷十四

七

淮

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斯言也雖言也事見孫卿子

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

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

至于孝立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

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

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

師古曰伊尹呂呂

也師古曰籠籠仲舒晏也籠晏之為蜀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王

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師古曰事見論語噫

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

游子夏不與焉師古曰與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

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

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虛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

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笈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魯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替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六雅言王公

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

正宗卷十四

淮

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

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

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師古曰易漸卦上九

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于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

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

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芻牧弘羊擢於賈豈衛青奮於奴僕日嬋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官九駕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如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正宗卷之十四

九

寢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師古曰所謂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

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

師古曰輯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與集同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

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據傳師古曰據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

抵牾如淳曰梧讀曰柱不相觸也師古曰梧音梧亦其涉獵者

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

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音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

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

正宗卷十四

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

師古曰俚音里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其文直其事核師

師古曰核音堅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鳴呼以

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葉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豳

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贊庚太子

平豔之禍豈不衰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

論三山刊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

爭服虔曰闕末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

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

抵牾如淳曰牾讀曰柱相觸也音牾亦其涉獵者

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

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音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

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

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

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其文直其事核

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實核堅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鳴呼以

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

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維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豳

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躬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贊戾太子

平豔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

平豔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

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出无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悉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平蠱事，

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疆，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

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

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

之下，頭廬相屬於道。師古曰：廬，額骨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

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

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也。曰：兵猶火

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

正宗卷十四

十一

也，不戰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

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戈，止戈所謂會意。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

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

辭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

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反。因衰激極

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傳：得天人之祐，助

云。師古曰：傳，引也。

贊東方朔

劉向言以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朔，同

時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

使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

名過實者以其詛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

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

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柱下

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

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師古

謂為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遠也朔之詛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

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

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

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

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

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

必博異聞良可歎也他皆類此者音直略反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

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務本抑

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

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國家大業不可廢

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

稱古曰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

善屬文師古曰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師古曰

曰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

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

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之

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

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

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辯者駁其齒斷

馬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也音斤反行音胡浪反音斤反雖未詳備

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原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

曲曰橋證之也橋讀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

與橋同其字從手音斤反發憤薄譏公卿音滿又莫

反音斤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音斤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

失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音斤反儒宿學不

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

之柄師古曰放於末利也音斤反說放依也音斤反往及論

語稱孔子曰放於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

厥宗師古曰生也謂與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軋處

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

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若

哭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
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說斗筭之徒何足選

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贊揚雄

雄之白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

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

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

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

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

正宗卷十四

十四

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其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

是師古曰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恬安也

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

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

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

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用心於內不

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唯劉歆及范滂

馬師古曰遠而相譚以為絕倫無比類王莽時劉歆甄

豐賢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豐子尋歎子蔡復獻之師古曰蔡亦粉莽誅

豐父子投蔡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請住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師古曰與問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人密問之迺劉蒼嘗

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佳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有

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符

命師古曰以雄解詡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云雄以病

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者人希至其門時

有好事者載酒看從游學而鉅鹿侯邑常從雄居服虔曰邑

音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無素之何吾恐

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罍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

天鳳五年卒侯邑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相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凡人賤近

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

曰荒達也。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為所稱善。謂周公孔子。

曰更奇。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諸儒或譏以為雄非工，衡反。

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也。無胤嗣也。

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贊倭幸

贊倭幸

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色馬觀籍閱，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

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進道師古曰：言不以德

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

正宗卷十四

十六

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撓弱也。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

后，尊位幽廢。師古曰：謂昭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在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各在

親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善柔，友便佞，損矣。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贊匈奴

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震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詩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興師與齊，相討難膺當也。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

遠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
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
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
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
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
矣有用武而克代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
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

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莫以救安邊
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
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
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從六郡良材力
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龍西天水安定北郡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
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
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念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詒

也師古曰此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說讀曰此故

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

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

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夫賦斂行賂不

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

城固守不勝遺貞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

因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

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

正宗卷十四

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其桀驚尚如

斯師古曰驚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

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

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

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

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

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至孝

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因

其壞亂幾亡之阨師古曰幾近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

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走時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廢亡

干戈之役師古曰務古總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

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

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

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使於中國不為叛

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

忘哀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

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

正宗卷十四

十九

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

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愉恃一時之事者

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愉媮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

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分

九州列五服師古曰服解卸也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

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

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

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夷狄

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

續曰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隴以山谷雅以沙幕師古曰雅讀曰

壘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

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

踈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

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也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

之常道也

贊西南夷兩粵朝鮮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

正宗卷十四

二十

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於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

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

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遭世富盛動

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其甚勤勞也追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

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贊西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忠具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

從音子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滿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

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瑁音瑇瑁感枸

鬻竹杖則開牂柯越篤師古曰越音越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激

日文甲即瑇瑁也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

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

於外囿師古曰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

之帳師古曰其次第名之一也以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天

子負黼依叢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依

鬪文也白與黑謂之鬪又為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曼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

之極樂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磬

巴俞祖喜觀其舞因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

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曼延者也魚龍

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

日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鼓戲

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推酒酤筦鹽

鐵鑄曰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每財用竭

師古曰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險淮南杜欽

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

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序次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

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

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

正宗卷十四

三十一

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

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

而其大國並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

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見前昔周公相成

公曰德不加馬則君子不饗其貨政不施馬則君子不

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父

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

贊外戚

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

都走馬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養故贊引也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

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女

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與由同窮當貴而不以功

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

後庭色寵者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

恭哀后身皆大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

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嗚墜茲行事變亦備

矣

贊上莽

正宗卷十四

三十一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

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

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各

譽故贊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虐以成篡盜之禍師古曰肆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

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

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

曰睢音滔天雷民窮凶極惡滔古曰毒流諸夏亂延變呼季反

貉猶未足逞其欲馬是以四海之內蹙然喪其樂生之

心師古曰蹙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反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

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師古曰虛丘壠發掘害徧

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

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戒亡皆

炆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

命紫色蠅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蠅邪音也服虔

之餘分爲閏也師古曰蠅者聲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

學者使謂蠅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蠅聲爲蠅聲引詩匪雜則鳴蒼蠅之聲不穿鑿矣

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爲光武驅除也

正宗卷十四

二十四現

師古曰言驅逐蠅除以待聖人也

右三傳史漢褒貶之辭

議論十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博士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

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

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

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

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正宗卷十四

三五 一現

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謂左氏春秋以古文尚書逸禮也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闕絕就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必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怕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感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格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

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

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如道真師曰黨同師之學如道真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欲移書上施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故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徒守王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韓愈重答張籍書

正宗卷十四

三七 一現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哓哓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

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其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異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成康相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正宗卷五

二八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

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
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
吾子其末之思乎能字本皆作不為方云考之記久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此以闕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而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

一來

與孟簡書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正宗卷十四

三九一

傑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
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
往來要自至以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闕抗蜀本刪胷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略失其正意如兩條猶無大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射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不養者察而射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故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子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擬

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
且放逐樵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欽博過從之樂方且
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
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
亦豈不足以蕩滯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
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
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
稱禪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
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
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
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
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正宗卷十四

三十一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崇或作福且彼佛者
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宵臆作威福
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擾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感歎且
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
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
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

詐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字或復出楊子

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揚

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

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

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

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

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

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

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

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

正宗卷五

三十一

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入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

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綿以微

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

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

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

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藉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拜。

荅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公被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

正宗卷古

三五

問則名所暴，則科故懸，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窟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謂下閣梳本，是所謂待己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

已而已矣。

方從閣梳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歸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梳本之謬，全無文理。

而之誤，信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有後而上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

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
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上
或道下或有者皆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
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
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
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循守臬
說而堯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方愈白
云見胡甸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其天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
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

正宗卷十四

三十一

仁

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
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
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
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
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
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
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
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
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
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

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柳宗元答周巢書

正宗卷十四

三十四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博，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閔桎梏，行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撲，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方盛譽山澤之癯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

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
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
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
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馬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
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于百年滋所謂天也
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
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
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
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
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
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
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
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
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守先王之志
日好之德惟
依

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
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
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
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
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
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
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
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
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
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
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
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
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
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
以克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更次之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賈公膠東庸後錯亂也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賈公膠東庸

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

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

就寡分支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求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

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且凶具而莫知其原猶欲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

書爲備二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謂左氏爲不傳

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

正宗卷十五

十六現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

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

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莫得廢遺師古曰此合也經有廢

遺者莫得興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誦古曰猥苟也苟不誦之誦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

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

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

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

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
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
能求諸中以厲乎己又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
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
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
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
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
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
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

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邪吾之憂
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
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
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
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其然得
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
之加鞭箠狎而擾馬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
一馬狂奔掣頓踏躒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
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
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

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五車之說果不為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子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

正宗卷十四

三十一

臣

卓之說邪忍河雜翼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寬遜讓以信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茫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邪豈不得已而至於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

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曰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竒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

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臣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十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滂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竒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

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
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
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
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
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
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
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
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
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羨者而吹蓋吾子其類是
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

正宗卷十四

四十一

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
也要之不具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
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
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
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
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
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
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
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
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

遭訛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
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踈人矣及爲藍
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
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高筭羸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
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
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大愈恐
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
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
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
過往來甚孰講堯舜孔子之道亦孰益知出於世者之

正宗卷十四

四十一

傑

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
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
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
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
不已也子其詳之孰之無徒爲煩言徃復幸甚又所言
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
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徃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
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
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
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

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存子
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
幸迷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
於是道者吾子曰為蒲稍馱駢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
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及累正氣果能遺
是則大善矣憂閔廢調惇藉田之罷意更懇懇誠愛我
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重
決溪流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
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
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

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
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
如此書披說車詞義不皆粹然大旨不外是矣辭頗汗漫以其間多名言故取之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此書在《周易》中
亦不為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
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
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

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
幸迷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
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捐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
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
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錫悼籍田之罷意魚懇懇誠愛我
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重
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
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
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

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
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
如此書辭頗澆漫不皆辭然大旨不外是矣以其間多名言故取之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
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
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

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太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韓愈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之名或作其名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是或作則是

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味謁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或作禮樂心下或作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二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

正宗卷十四

四四一臣。

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常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河上或有所以字河方作瀆告之一字泆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備載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弑夫鳥隄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儻或免今吾與

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

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

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

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聖嘉浮屠能喜文

辭於是乎言按柳文送僧浩初序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皆余與浮圖遊近隴西

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合誠樂

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

之其於性情真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

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

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

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賊而賤考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

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

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

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足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

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

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

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吾病世

之逐逐然唯印紐為務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

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

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

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

柳並稱見馬以上論理

正宗卷上四

聖五 臣

廢子王生予蓋寬饒書

寬饒傳宣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

犯禁京師為清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

身為司隸子常出行自戍北邊為廉如此然深

刺譏好犯上意位及貴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

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

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

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餽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祭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

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又遠之事匡拂太子師

擲讀正也也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

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師古

而王邦無道則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

可卷而懷之王不可諫而不能止

自取誅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賞同不

此之貴重之極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也不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誡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大雅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覽鏡不

韓愈與陸贄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

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無跡字

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

正宗卷十四 四六 百

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
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
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水敢一二
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員士者相
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
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
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
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
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
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

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野無于地薄
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
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
士十五六年矣涼或作漢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
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
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令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
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
妄之心疆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
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王者京兆之從子
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

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與子弟之過居京兆
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
業其家者羣王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
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
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欽者
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
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
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
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
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
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
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
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
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
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
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
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

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則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王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者張欽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其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策者皆赫然有聲原

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羨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
之往年言史事甚天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
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
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
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志於道
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
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
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
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
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

正宗卷十四

四九一現

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
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
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
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
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
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
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
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

首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又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

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注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惜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太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披退之答劉秀才書云。辱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懷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

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
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滄
暉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具說亦不聞
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
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名跨越前二百年矣聖賢相
踵其餘文而傳之士立功名志已就衰退不可自勝豈
人卒能紀而傳之邪僕羊志已就衰退不可自勝豈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
令四海內有戚戚者微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
督責迫促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
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章草
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慙愧若有鬼
神將不福人僕雖駁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
聖唐鈞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
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
在足下亦宜勉之退之論如此宜其為子厚所屈
也然所謂擲事錄則褒貶自見實後世作史者之法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四

